

巴金 绘图/罗乐



巴金的乡愁地图

□ 张杰 吴德玉

1904年11月25日,成都正通顺街一处深宅大院里传来的啼哭声宣告了李尧棠的诞生。这个取自《诗经》中《召南·甘棠》篇的名字,为他一生悄然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

从正通顺街的深宅大院到位于龙泉驿的巴金文学院,成都这座城市以独特的方式保存着作家巴金的精神DNA。

新都桂湖的文人雅集



新都桂湖。图据四川文旅

成都百花潭公园荷香深处的“慧园”,为巴金的乡愁做了一次温柔的地理空间回应。20世纪80年代,成都当地依据巴金的“激流三部曲”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中对“高公馆”的描述,打造了一处仿清末民初川西封火山墙式园林式院落,既有古典风韵,又有乡土气息,取名为“慧园”。门上楹联“巴山蜀水地灵人杰称觉慧,金相玉质天宝物华造雅园”,是巴金挚友马识途所题写。广场塑有巴金青铜像,刻着冰心题“名园觉慧”四字。穿行在回廊假山间,《家》中鸣凤与觉慧互相倾诉的心声,似乎在檐角铜铃的轻响中变得真切可触。

精神的甘棠永远繁茂

漫步成都少城一带,来到东城根街上,你会听到琅琅读书声。这里有一座巴金小学(原东城根街小学),巴金晚年与孩子们的217封书信,化作校园里永不凋零的文学幼苗。

2003年11月,巴金纪念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四川省作家协会的创作基地,于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588号正式成立。这里不仅珍藏着巴金的手稿、书信、照片等珍贵文物,更是研究巴金文学的重要场所。

故乡哺育了巴金的文学,又把他的名字刻在大地上。当我们徐徐展开巴金的成都地图,那些已消失的故居与永恒的文字,仿佛化作作家笔下“长宜子孙”的哲理象征——物质虽终将湮灭,精神的甘棠却永远繁茂。

图片除署名外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

双眼井览童年足迹

当西南剧院的幕布徐徐拉开,一场场戏剧演出的舞台下面,正是巴金故居李家大院的原址。这座四进三重的川西宅院,曾以照壁上的“长宜子孙”训诫着世代子孙,又以太平缸里的涟漪倒映着少年巴金仰望天空的身影。巴金在此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,1923年春天,离开成都前往南京读书的19岁少年不会想到,他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宅院里。但李家大院以“高公馆”的形式,显影在中国文学的长廊之中。

“只要双眼井在,我就能找到童年的足迹。”1987年深秋,83岁的巴金在亲友陪伴下回到正通顺街,李家大院已化作时光的碎片,当看到故园宅院里那一口老井,井栏青苔斑驳,他欣慰地说道。如今故居原址立有纪念碑,成为读者缅怀巴金的文化地标。

走出正通顺街,辗转来到小关庙西的狮子巷,砖墙上还氤氲着百年前的油墨香。1920年的某个寒夜,一本名为《半月》的进步杂志在此创刊。巴金以“芾(fèi)甘”为笔名化作投向旧世界的投枪,写出《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》的檄文。17岁的李尧棠,从这方斗室将声音传遍巴蜀。



巴金纪念馆。图据巴金文学院



巴金故居原址位于成都青羊区正通顺街98号。1904年巴金出生于此,在这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。



百花潭公园。